

深蓝五十米

刘同 著

班长刘同缅怀青春系列三部曲

力邀亚洲小天后何洁友情参与别册——《最幸福的自己》

青春岁月，有你随行，即使坠入海底五十米，依然是美景。

 译林出版社



深蓝五十米

刘同 著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十米深蓝 / 刘同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447-3574-2

I. ①五…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6075号

书 名 五十米深蓝
作 者 刘 同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解学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3574-2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像海芋一样的愉悦.....	5
摘下苍兰的感触	15
一朵向日葵的朝气.....	17
文心兰的幸福生活.....	30
我心爱的一束雏菊.....	42
淡淡的忧伤薄荷香.....	48
温暖阳光阿波罗	70
骄傲的天堂鸟哭泣的百合花	86
生活类似的接骨花.....	107
你知道什么是菩提花吗	118

Contents

重生的洋甘菊	128
茉莉的天空石竹的眼泪	132
他们都是郁金香	136
不胜睡莲一低头的温柔	143
星辰花的宿命	149
杨绝心底生长的孤挺花	165
手执一株迷迭香	177
如果拥有蓝天葵的童年	187
还是清晨的柳橙花	193
暗香了	198

像海芋一样的愉悦

1

出门的白小墓肯定没有烧香，上了公车，他翻遍了口袋都没找到零钱，最后迎着司机悲悯的目光自信地往自动投币箱里扔了一张五十元，微微耸肩，一副“我自己收场好了”的表情。202路是一辆平时乘客很多的公车，上下双层，跑一天抵人家跑半个星期。白小墓噙地往车门口一站，像军旗杆一样笔直有力，气质可以比下蔡国庆。接下去一站，没有人上车，白小墓仍是信心满满到爆棚；再一站，有乘客，只不过是三个蹒跚而来的老奶奶，然后齐刷刷地亮出小红本，白小墓伸在空中的右手划了个弧，摸摸自己的脸，告诉自己太惊险，差点丢光了脸；再后来，闹鬼似的没有了乘客，往后也没有，一直没有。司机大概觉得这样下去还拉不来四十九个乘客，索性不再停车，将202路开成了变形金刚，大踏步朝终点站奔去。五分钟以后，白小墓下车时脸色苍白，手头握着收来的一枚硬币到出汗，背后淌着的是司机悲悯的目光。他真想温柔地转过身，将手轻轻搭在司机叔叔的肩膀上，告诉他，嗨，我叫白小

墓。只怕叔叔真就觉得是男鬼乘车了。风刮过，雨下过，阳光突然灿烂地出现在白小墓铁青的脸上，就当自己花五十块钱吆了一辆出租车，双层的大出租车。于是白小墓越想越划算，依次拨了电话给我、林可和聂亚亚。

我只花了五十块钱就包了一辆双层202在五一路上一路不停地狂奔。

上次不是只花了二十元就包了辆带空调的吗？

靠，202路一路上愣是没乘客，这日子真他妈阴霾得六月飞雪，雪加霜。

白小墓，在这本书里顶多算个配角。长相卡通，但只要与他走在一起的女性，都会觉得自己走在城市的中央，整个欣欣向荣，挥斥方遒。他身边的一切就真的像他家给他取的名字白小墓一样，离奇得匪夷所思，譬如买瓶可以百分百中奖的橙汁而没有中奖；经常在投了大钞票后就把巴士变成了自己的出租车；或者说他家给他取名叫白小，她奶奶却说五行缺土，名字再加一个含“土”的字的时候，他没有文化的爷爷自告奋勇翻开字典搜罗所有含“土”的字。爷爷指着“坏”，父母的头摇成了脑震荡；爷爷指着“坟”，父母都快哭了。老人家不高兴了，开始自个往气管里憋气，父母那个担心呀，直说除了这两个字你选什么都行。心存侥幸，有“土”的好字多着呢。于是爷爷指着字典说就这字了，这字好看。父母这一看，真是触“墓”惊心！白小墓健康成长之后，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选“墓”还不如选“坟”呢。

纵使公车有万般不好，但是坐同一辆公车，总会觉得有安全感。虽

然305路巴士经常改道经常抛锚，然而在这辆七绕八拐的车上我却是常客。售票员是个粗人，看见我也会打招呼、发槟榔。发一次我推一次，弄得整个公车上都是我们两人的推拒声。大半年后，白小墓到一楼去买槟榔的时候，突然就转过头冲我喊，你这个败家子，把那些槟榔存起来现在都可以开个槟榔店了。白小墓真的很适合去政府机关。平时游手好闲，但在半年或一年后做一次非常准确的总结。

我们都尽量少让他开口说话，他说话的时候谁都恨不得把他的嘴巴缝起来埋到地下。

12路的车胎倒是爆过一次，我发了个信息给白小墓：等我，车胎爆了在桥上。

白小墓回了信息：桥没事吧？

他对桥那么有感情，我只想买把斧子从桥上劈几块砖头带回去让他供奉。

7

2

一位过气的女作家说她是以写作来区分自己和其他人的。十八岁的时候我为了这样一句话而喜欢她，但是十八岁的我依然理智，爱人不等于爱书。一句话爱上一个人，无非是看透了她的本质，被看透本质的女人活下去的意义确实也不大了。不知是我诅咒的灵验还是她本命年没有穿红色内裤的原因，她的书居然从开始的大卖一百万册突然就变成首印都不超过八千本。这仿佛是一个梦里才有的黑色童话故事。白小墓说，一个她倒下去，千万个新作家站起来。我立马想起了

在梦里出现过千万个扎小辫的她站在农村瓜田的中央，天空中挂有一轮皎洁的月亮，周瑜在水渠中间不停地派人射箭到她的身上。她中了几十箭之后，愉快地把它们拔下来，冲着远处的我喊，看到没有，这就叫草船借箭！我摇摇头走向远方。小墓总结得好，周瑜派人用箭去射瓜田月下稻草做的女闰土。

我买了很多村上的书。白小墓总是对我说你看过没有看过没有看过没有嘛！我服了他，于是也就一直买，却一直没有时间看，东一本西一本，放在家里做摆设。

看透那个女作家的同时，我算计着把村上也看透算了。把之前买来的书一本没落地读完了，放下书，却对他还是不了解，我立刻就觉得挺不划算的。白小墓安慰我，现在的作家哪个不是在文章里忽男忽女、雌雄莫辨的，目的就是不想让读者弄清楚他们的底细，于是买书一直买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

8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外面租了房子。最喜欢做的事情是躺在大床上吹吊扇。青春无非是和好朋友光着膀子在盛夏的中午躺在床上吹吊扇。我的目标异常短小，没有一个认真像样的五年计划，白小墓也常说，操你大爷的，我们男生的计划不宜太长，最好是重质不重量。

我说，白小墓，你说话可否文雅一点？不要动不动就“我操你大爷的”，OK？

操你大爷的我怎么知道你们湖南人怎么说话的，我没你想得歪，我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语气助词前置而已。

我只是觉得你是个男性，可否将大爷换成女性？

你歧视女性？

我无语。那还是回到最初我们讨论到的大学的计划问题。在大学，风头不能太劲，却还是要证明自己有实力。人在江湖飘，谁人不挨刀。这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究竟什么才是厚积而薄发的起点呢。

我推搡着身边的白小墓，一个天使飞过来，赶快许个什么愿。

白小墓翻了个身嚷嚷，让他小心行驶，千万不要被吊扇打到了头，那死得就难看了。

我认为没有天使的少年是没有童年的少年。白小墓绝对是心理残疾人士，而我不同。

3

我的童年故事被文学教授点名表扬过，却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好，教授说，这小子经历坎坷着呢。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什么事都是一传十十传百，然后成了众人皆知的秘密。林可跑过来说，绝，跟我说说你的童年故事。那个亲热劲，我恨不得当场自毙、投胎做人，就地重演一遍给她看。

林可和聂亚亚是男女朋友。她的出现没有什么花花草草的特别场景，也没有什么大悲大喜的浪漫情节，开校团委代会的时候她跑过来问我，你是杨绝吗？来，登记一下。

我除了惊叹几句“巫山云雨枉断肠”外似乎再也找不出别的什么来形容她了。我只是觉得女干部大多都是五大三粗的，偶尔例外的林可应该是某老师的女儿，所以才会做女干部。旁边的老师不高兴了，不满地白了这边一眼。我匆忙记下了林可的名字。

我一向对在大学当干部的女生没什么好感。我出生在一九八零年代，生下来我就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男性的劣势，幼儿园的女孩可以吃两根冰棍，小学的学习委员也一定是女孩，让自己哭自己笑的还是女孩，最后自己成家立业管账的还是女孩。有一回看到女权主义者高呼要缓解女性生孩子的痛苦，要人人平等，我当时就疯了。首先，权利的平等并不是指生理上的平等吧；其次，她们没有用发展联系的观点看到孩子出生前的那几个晚上男性身心受到的剧烈摧残。

聂亚亚是我家乡的朋友，专升本来到了我们系，他叫我小弟。他一来我也就跟着换了房子，搬到了他的隔壁。白小墓把自己放在我这里的東西带走的时候感叹，兄弟就是比朋友重要啊。

白小墓为了能够在自己玩得天昏地暗的时候有个方便的落脚处，不屈不挠地寻求着事实的真理。

10

你干吗换房子？那个房子很好的，有大大的床，有吊扇，离学校也近。

但是天使在那间房里被吊扇打中过头，不吉利呢。我把一堆没有喝完的啤酒和一堆正反混杂的扑克一并扔了出去。

从老房子出来的时候，聂亚亚走在前面，肩上扛了我所有的家当，走到街角停了下来。街角有曾经炒得沸沸扬扬的自动售套机。

聂亚亚问我，这个？我说这个是卖安全套的。

走过了三个路口，聂亚亚终于忍不住了，回过头对我说，你？还没有买过吧。

白小墓跟在后面长叹一口气，你们也真幼稚。不买不等于不用，不用不等于不做，不买是因为不戴，用了也是因为怕生孩子。是不是？

一时间，我实在没有弄清楚白小墓说了些什么。所幸的是聂亚亚没有再问起。

对不起，又扯远了。所以当我还没有进学生会的时候，白小墓觉得学生干部无非是身上穿件小袄，左手端碗盛粥，右手拿饼包葱。

我进了学生会之后，白小墓迫于无奈在日记本上写：干部其实也是可以阳春白雪、风花雪月的。

话说回来，我从来不敢和女生委员闹什么矛盾，妇女是半边天，我失去这一半，天塌下来谁顶着。

学生干部会议之后，我经常浑水摸鱼地和林可一块去学校食堂进餐。林可长得就是一副君子好逑的模样，连膳食科的阿姨们也把林可当成了自己人，给她打饭打菜的架势就像使用乾坤大挪移，恨不得把她的碗和学校的菜盆换过来。这个时候我就走过去帮忙打点人事，不停说着“谢谢谢谢”。作为交换的条件，我边吃饭边眉飞色舞地对林可说我的童年故事。

“打发童年对我来说是一件巨大浩瀚的工程，陪我消磨时间的好朋友是绰号叫‘狗’的男孩，不过现在已经去新西兰了。其实他并不是我家的‘大猫’，真正的狗我倒养过一条，就是‘大猫’。自从它跟着异性出去一夜情后，再没有回来过了，所以我比较讨厌狗和一夜情。我还记得自己和‘狗’喜欢在夏天的时候清除四害。只要被我们看不惯的东西我们都会叫它为四害。各式各样的四害都被我们打包带回家。天牛、金龟子、隔壁人家的鸡都是很平常的四害。

“我们最后一次清除四害的对象是大院里的所有夹竹桃，‘狗’告诉它们有剧毒，我们于是将它们全数放倒，并堆在了一起，很多很

多，如果不是‘狗’的爸爸（院长）出差回来，那些大人还一直以为是中央下的命令呢。

“‘狗’特别喜欢将四害进行分组。他从小就有数学天分，通过这种训练后，变本加厉，然后在全国大赛上获大奖，被推荐去新西兰深造了。我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后悔自己为何当初不帮忙分组，只知道让鸡吃掉它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吃掉鸡。”

世界本没有故事，编的人多了，也就有了故事。说完吃鸡后，林可的鸡也被我前后照应得只剩下骨头了。伴随着一个叫“狗”的英雄在林可心目中诞生。

4

12

潜意识里我觉得自己和其他的男生不同，但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很好区分彼此的方法，后来白小墓一针下去非得见血，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什么样的性格决定了什么样的为人，然后不知廉耻、背信弃义地指出我和他的区别就在于他还是一真正的少男。

一真正的少男，好新鲜的词语。是假的又怎么了，我每天的生活还是光彩照人、花枝招展、火树银花、欣欣向荣。

5

白小墓的话我还一句一字记在心里，不过其他的东西却依然像是浮光掠影，似乎过去的就灰飞烟灭。

姐姐说，现在的样子是你想象不到的，千万不要以为别人一定会吃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而我也算学会在杂乱的回忆里找到一些快乐的影子，比如白小墓那一真正少男般的脸。

6

他在我毕业之后突然哼哼叽叽地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是最近做电台做出了老茧，看见女人愈发没有兴趣。我安慰他哪个从事艺术行业的男人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久了好了就完事了。白小墓又哼哼叽叽了半天说最近和著名的曾教授做性病节目，咨询者女性特别多，那个多呀，我现在一看到女的就自发地联想某个部位肿痛、瘙痒、溃疡、坏死、流脓，病症不一。

13

我羡慕他描述的语气和他天真浪漫的稚气。我安慰他，你是钻石需要打磨，总有一天会闪闪发亮，连你自己都说棒。挂了电话之后，我知道，电台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快乐，白小墓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不同，不一样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

一个星期之后，白小墓又给我发来了短信息，措辞严谨：并不是谁磨平了谁，而是年少时候那些风声鹤唳的生活让我们养成了习惯。我们只是被生活遗忘在这一个地方。我会经常回忆起那些经过的事，如同长上了翅膀的蒲公英随着风飘呀飘呀飘呀就飘在你身边不远的地方开始生根和发芽……

我点击回复：你是狗。

他也手指痉挛，痛哭流涕地回击：你才是狗。

7

我大学惯用的伎俩在毕业之后也派上了用场。拿手机回信息的时候，脸上荡漾着微笑，我相信，幸福的褶皱将一直蔓延开去。我冲动地跑到5460网站上，给所有大学同学发了一篇青春洋溢的感言，晚上我又收到了来自白小墓的信息：其实在你的心里，也有很多难忘的关于大学的回忆吧，今天我看了你的留言……

我点击回复：你恶心不恶心哪！

白小墓再回信时透露着那么一点无辜和挣扎：只许州官放火呀！

摘下苍兰的感触

1

当然不许百姓点灯了。白小墓不了解我的。我能够长这么大完全是奇迹，就像我姐经常莫名其妙地看着我，然后问我妈，你怎么把他养大的？

生下来到现在，我认识好些人好些人，但很多都忘记了，现在即使面对面地要饭，我相信谁也认不出谁来。如果不是毕业之后，为了找寻自己的远大理想，我也不会又从上海回来，重新回到了电视台的怀抱，并为一个兴师动众的选美活动天天出去强行找女人出图像。

15

回家看我妈的路上，两个小女孩在火车上看见我，直呼着要签名，红着脸给她们写自己名字的时候，一小女孩和我套近乎，你初中是在中北读的吧？

我抬起头看她，你怎么知道？

小女孩兴奋了，我怎么不知道，你认识程小沙吧？

我一脸愕然地说，他是我初中数学老师呀。

小女孩说，那不就是了，有一天他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问，你们知

道谁是杨绝吗？我告诉你们，他以前可是我学生。

我当时胸口立刻就涌上一阵热流，我杨绝也终于为老师扬眉吐气了！

小女孩接着说，你知道程小沙还说了什么吗？

我一脸期待，洋溢着满足的光彩。

小女孩接着说了，程小沙说你初中的时候可丑了，都没有女生和你玩的，现在越长越标致了。

女孩的语气虽然非常中性，但我越听越觉得充满了鄙夷，用的还是小学时候主持儿童节晚会山路十八弯的朗诵腔。我只想化笔为剑当场把这女的给灭了！

话又扯远了。不过我从程小沙对我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我幼年做男人的失败。回去哭着说给我妈听，我妈倒挺给我解气，摸着我的背说男儿无丑像，他程小沙读过书没？

16

我妈还说，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喜欢满大院一个人胡乱逛，与各式各样的人结交朋友。现在想起来，似乎还真有那么一回事。不过那关系也还他妈真不牢固，才玩上瘾，别人妈喊了一声，崽呀回来了，他们就忍者神龟一样地跑回去，联系方式都不留。最后只剩下一个叫“狗”的朋友，多年后我惺惺相惜地感激他没有在童年抛下我的时候，才发现他有耳疾。

2

有断层的回忆适合从头开始，我依稀又想起了白小墓给我的信息：那些往事又如同长上了翅膀的蒲公英随着风飘呀飘就飘在你身边不远的地方开始生根和发芽。